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八

香海圖書館藏

鄱陽馬端臨貴與



郊社考

祈禳

禱疾

拔除

難

禱水旱已見零祭門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享鬼神示祈福祥求求貞一曰順祝二曰年

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六祝之秀反。求長

年得正命也鄭司農云順祝逆時兩寧風旱也筴求貞也吉祝祈福

曰此六祝皆豐年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鄭司

農云順祝豐年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鄭司

當求此貞言祝當祈福祥化祝總謂瑞祝云瑞祝逆時雨寧風旱

也者此二者似若天之應瑞故總謂瑞祝云瑞祝逆時雨寧風旱

也。此以上差次與小祝不同唯筴祝與小祝遠矣。祝相宜為一

也。祭祀將事侯禳禱祠而不知金滕也。鄭見金滕史乃筴祝為禱疾之

福祥順豐年已下為目祈福祥順豐年送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
早弭我兵遠罪疾三者即福禳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
言故總謂之禱祠之祝謂祈禱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
次第。小祝曰大祝謂祈禱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
所學皆小祝曰大祝謂祈禱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
郊注曰侯禳小祝職也疆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曰
侯者侯迎善祥禳者禳去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為此侯禳二事○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檜四曰祭五曰攻六曰
說造七報反祭音詠。所謂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
說地祇不和則六禱作見故以祈禮同之鄭司農云類造禱祭攻
也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禋爾雅曰是類是禋爾雅曰
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祭日星辰以禱于后土四
不道征之以其年其月某日某師至某國祭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
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禱則雪霜風雨之不特於是乎崇如山川
之祭則水旱厲疫之災於其禱則雪霜風雨之不特於是乎崇如山川
祭告之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昭昭之祭如日食以來絲祭社
攻如陽以卑侵尊是謂說也禱祭皆未聞焉造大明滅無光柰何以
陰幣而巳。卑侵尊是謂說也禱祭皆未聞焉造大明滅無光柰何以
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鄭注云此以
皆祭用少牢祭既用牲故知類造亦皆有牲故云皆有牲也此以

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詩云
靡愛斯牲是也。舜典肆類于上帝見征伐條。王制諸侯將出造乎
類上帝及肆師類造上帝並見征伐條。王制諸侯將出造乎
及大祝造于廟並見會同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寇也天
條祭見百神篇祭彌禱也禱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
裁疫癘水旱也彌猶禱也禱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
春官。肆師右國有大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寇也天
所令祭者社及祭酬。祭音誅。酬音蒲。疏見百神篇祭彌禱也禱
宗人國有大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寇也天
祭謂報塞也。反命祭亦如之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
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
命令祭之。還如反命。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九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

禱祠肆儀為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九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

則為位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日禱得求日祠論曰禱爾

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疏曰稷禱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災謂震裂則類祭

之事故云亦如之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災謂震裂則類祭
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
伯為位祭之。春官

小子九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沈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禳

以畢春氣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之也夏官曰天子祈五祀見畢條羊人九沈辜侯禳舉積其羊牲

已下用羊者雞人九祭祀面禳舉共其雞牲疏曰司農云面禳

四而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春官曰山川用事者九外禳

事不用瓦可也注曰外祭謂表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瓦謂雜

色不純毀謂躡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疏曰案宗伯云禩祭四

方百物而引九門禳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足祈男巫掌

除殃害非常之祭月禳之類故引以為證也疏曰云望祀者類造禱

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祭遙望而祝之云望祀者類造禱

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望祀者類造禱

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二者皆詛祝授以

招之於四方也玄謂破衍為延者衍字於六折義無所取故破從

延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禱祭皆有所取故說用

幣而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祈授類造攻說

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祈授類造攻說

神皆授之號云授號知是詛祝者案詛祝而方也注及黃氏說見

地示篇冬堂贈無方無筭堂謂遠度也無方四方為可也無筭

四望條冬堂贈無方無筭堂謂遠度也無方四方為可也無筭

送不祥反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春官曰女巫掌歲時後除

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無常數春官曰女巫掌歲時後除

纂浴注曰歲時後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纂浴謂以香薰

草藥沐浴疏曰月有三巳據上句之巳而為後除之事見今二

月三巳謂舍讀為釋舍萌猶釋采也古奢釋采釋奠多作舍字萌菜

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疏曰玄謂舍萌猶釋采也者案

王制有釋采奠幣之事故從之秋官曰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

禱之嘉草攻之九疋蠱則令之比之注曰毒蠱虫物而病害人者

賊律日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

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令之比之謂使為之又校出之疏曰

攻說禱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身也云既之止謂用嘉

草燻之時并使人既役入衆故須校比之疏曰嘉草除蠱物

以祭攻之以焚草薰之九度蠱之事注曰度除故以六祈而言之

以焚草薰之據去其身也

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

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

月非正陽月也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食於正

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公羊子曰司食

則肩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

曰為閭恐人犯之故營之

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

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閭者社者土地之主也

也為日光盡天閭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

者示不欲絕異說爾○疏曰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穀

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故也穀

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九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

曰五麾者糜信云各以方色之旗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

兵在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

鼓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鼙鼓鼙鼓晉鼓之等若以為五種之

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為一種之鼓則不知大鼓

之內竟取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

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諸侯用幣于社

諸侯用幣

請救而不

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曰為閭恐人犯之故營之

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

也為日光盡天閭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

者示不欲絕異說爾○疏曰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穀

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故也穀

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曰五麾者糜信云各以方色之旗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

兵在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

鼓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鼙鼓鼙鼓晉鼓之等若以為五種之

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為一種之鼓則不知大鼓

之內竟取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

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諸侯用幣于社

諸侯用幣

請救而不

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

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閭者社者土地之主也

也為日光盡天閭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

者示不欲絕異說爾○疏曰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穀

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故也穀

九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

曰五麾者糜信云各以方色之旗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

兵在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

鼓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鼙鼓鼙鼓晉鼓之等若以為五種之

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為一種之鼓則不知大鼓

之內竟取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

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諸侯用幣于社

諸侯用幣

請救而不

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社者土地之主也

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

也為日光盡天閭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

者示不欲絕異說爾○疏曰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穀

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故也穀

九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

曰五麾者糜信云各以方色之旗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

兵在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

鼓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鼙鼓鼙鼓晉鼓之等若以為五種之

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為一種之鼓則不知大鼓

之內竟取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

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諸侯用幣于社

諸侯用幣

請救而不

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德方國將至何患於莒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

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二十六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

諸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

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左氏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

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也斝也玉爵也子產

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也疏曰

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為木也木是火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

壬午火台之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不其處作庫曰

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

欲用瓘斝讓火子產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

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

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也豈不或信言

者或時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昭公十八年

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

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也行宗廟不

名舊典之後能知攝牲之物彝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

為屏蔽其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使祝史徙主柘於周廟告

于先君柘音石。注疏見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疏曰

宗廟篇中主條郊人

大火為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此則之故云然祀大火而火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也契孫商之祖也始紀時焉火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

大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大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數辨主反○襄公九年左氏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中懸反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乃車

也重入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

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

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為于為反降

服慎盛乘纒纒武旦反又莫徹樂音息八出次舍於祝幣陳玉史

辭自罪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宗伯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

於晉不可不肯遂以告而從之成公五年左氏傳○莊公三十

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

何故也過古禾反○內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

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

有之亦有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先脾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聞號

五用蒼服上書以此類祭之神求賜土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

應宗區史噐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人史史噐曰號其

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將亡聽於神求福神也明正

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荷也

于陽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

望群望星而祈以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理璧

於大室之庭大室音泰巴姬共王妾大室

尚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帝令大禹

步于上帝帝舜也步推也帝令禹推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

用此時始大祀六沴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正

極一曰貌貌之不恭是為不肅肅敬也君貌不恭則厥咎狂

不敬則恣厥罰恒雨貌曰木木生春春氣生生厥極惡

慢如狂矣氣失則踰其節故恒雨也厥極惡生於水而

則為時則有服妖服貌時則有龜孽龜孽遊於春者也屬水

雞禍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病病失之病

青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君言不

不能治其厥咎僭君臣不洽厥罰恒陽言曰金主秋秋氣殺

事者也殺氣失者時則有詩妖詩之志時則有介蟲之孽蟬之類

厥極憂於人為憂時則有大禍犬畜之必口吠時則有口舌之病

蟲生於火而藏於秋者屬金時則有白青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

謂不愆愆為憭也君視不明厥咎荼則柔緩也厥罰恒燠視曰

主夏夏氣長氣失則恒燠也厥極疾長氣失故時則有草妖物可見者莫

則有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羊畜之遠視時則有目病時則有

赤青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君聽不

不能謀其事也厥咎急厥罰恒寒聽曰水水主冬冬氣厥極貧藏於人

為時則有鼓妖鼓聽時則有豕禍豕畜之居閑衛時則有耳病

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青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

容是謂不聖容當為霄霄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微曰聖者

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厥咎霧霧胃也君臣心不

不通則思不能通以明其事也風風內思曰土土王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

風厥極凶短折風氣失則於人為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

夜讀日夜讀時則有華孽華當為夸夸蚘蟲之時則有牛禍牛畜之時

則有心腹之病思心氣時則有黃青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

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玄或疑焉今四行來土火

陽亦強之為陰勝王之不極是為不建行則王極象天也人

元氣純則不可以厥咎孽子發傳曰孽能亂也君厥罰伯陰

象天養萬物陰厥極弱天為剛德剛氣時則有射妖射人將

先於此儀之發天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時則有蛇龍之

孽龍龜蛇之類或曰龍無角曰蛇時則有馬禍畜天行健馬

也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亂謂薄

是逆為盈縮反明維五位復建辟厥沴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

必齊肅祭祀以無其神則凶咎除矣曰二月三月惟貌是斯四

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

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也主九六

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

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

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

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為

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

二辰為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

下公受之日月朝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

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禦貌於喬忿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

若傲狠明德忿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從順也三祭之其

類無期之類也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於去止衆者是在

禦言於訖眾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於去止衆者是在

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威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

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

參乃從若亂於是非象共滔天及不卞鹿馬之類也謂禦聽於

休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止聽之失者在於去休攸休

夫灌灌小子驕驕誨爾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純純聽我眊眊之類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乃從刑也。是若昭公不知禮而得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

類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之。宗尊也。止王極

也。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斯。王不及則

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

器。潔祀用。亦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

其祀禮曰格。祀今篇名也。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

帝五帝也。玄謂四望五。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注疏見禮旅上帝

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見禮旅四望大旅共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

屬上。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注疏見祭物。職金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禮旅四望大旅共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

大旅亦如之。注疏曰云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與

上經據人鬼日出速日故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眡瞭掌九樂事

播鼗鼓擊頌磬笙磬。注疏見禮旅四望大旅共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

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而南。鐘其南。鑄皆南。陳

之縣。六師當縣則為之。疏曰大師掌六律。九樂事相瞽。扶工大

喪。歆樂器大旅亦如之。亦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同上。笙師掌

教。敝竽笙埙箛簫箎篪。管舂牘。應雅以教。祓樂。獻昌垂反。等音于

或大錄反。注疏。大旅則陳之。此經直言陳之。明陳於饌處而已。

不臨其縣。其臨縣者。大師之屬是也。同上。大小九旅。陳龜於饌

樂器注云。臨筓師。鑄師之屬是也。同上。大小九旅。陳龜於饌

處也。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是也。不覲。貞龜亦以

喪禮為證也。同上。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牲。旅亦如之。注

注曰。奉猶送也。送之所當卜。疏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之類。

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九所遭之

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旆案設皇
 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
 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歛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
 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歛樂而不鼓非以
 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
 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瓊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
 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曰祭祭崇敬反。祭日月星辰之祭也。如日食以朱絲祭社有牲。疏曰

祭法理少牢以黍昭祭時也下云祭崇敬反。祭日月星辰之祭也。如日食以朱絲祭社有牲。疏曰

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祭亦如之祭謂雩祭水旱之神。蓋亦為壇位如祭社

稷云。疏曰禮記祭法云雩祭祭水旱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
 云水旱禱之不時於是乎祭之皆是祭祭水旱神也大同徒及

封入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祭水旱等皆
 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地官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每月吉朔日也者以其

彌數故十二月春秋祭醕亦如之祭音步或音蒲。醕者為人物

子春云當為醕玄謂投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如此世所
 類之醕與入鬼之醕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

因祭醕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螺悅全反步與音餘。疏
 曰鄭知醕者為人物哉害之神者九國之所祭者皆恐與人為

我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祭亦為水旱與人物為我害明此亦
 是恐與人為我害之神也但此經云醕不與人物為我害明此亦

况之但漢時有蠅螟之醕神又有入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醕定當
 何醕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醕之也案上州長春秋習

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為之禮故
 云族無飲酒禮也鄭必知因祭醕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

云周旅醕六尸皆子曰命國醕其猶醕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為醕
 即引王君明堂禮乃命國醕鄭據禮器明堂皆有醕法醕即合錢

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同上。問胥各掌其間之微令
 之春秋之祭祀聚衆庶既此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注曰鄭司

農云二十五家為閭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醕也及此皆會聚眾民
 因以讀法以勅戒之疏曰族師以社黨祭族醕也及此皆會聚眾民

時節讀法故云既地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比之
 時節讀法故云既地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比之

道藝今此問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敏敏者也。師各掌其事。師之祭。注曰祭祀祭祭也。疏曰五百家為師。師。治其祭。祀。若。祭。之。類。師。亦。如。之。注。曰。大。故。謂。水。旱。凶。祭。所。令。祭。者。令。國。入。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注。曰。大。故。謂。水。旱。凶。祭。所。令。祭。者。社。及。祭。醴。疏。曰。云。命。國。人。祭。案。地。官。州。祭。社。黨。祭。祭。族。祭。醴。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祭。齊。祭。醴。昔。是。國。人。所。祭。之。事。也。九。言。歲。特。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隅。也。春。官。傳。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於。是。乎。祭。之。而。禱。除。注。疏。見。狀。

右祈禳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九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所。由。后。亦。當。祀。之。故。言。竈。與。門。戶。也。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是。非。常。之。祭。故。知。唯。有。求。瘳。報。福。之。事。也。掌。以。時。招。梗。禳。禳。之。事。以。除。疾。殃。者。招。取。善。祥。梗。者。禳。提。惡。之。未。至。禳。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卻。見。在。之。災。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云。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者。此。四。禮。至。漢。時。招。梗。及。禳。不。行。唯。禳。一。禮。漢。猶。存。其。遺。象。故。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云。遺。象。今。存。也。天。官。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又。禍。收。招。救。皆。有。祀。衍。之。禮。疏。曰。知。招。救。皆。有。祀。衍。之。禮。者。此。招。救。為。招。福。安。禍。與。俟。接。在。六。祀。自。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衍。之。禮。可。疾。病。乃。行。禱。乎。五。祀。盡。孝。子。之。青。五。祀。博。言。知。衍。音。延。春。官。疾。病。乃。行。禱。乎。五。祀。之。十。二。祀。日。門。日。行。儀。禮。記。

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為請合之書藏之於匱。金縢。遂以所名。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憂怖我公乃自以為功。請命為已事。為三壇同禱。因大王王季先王。故。為。二。壇。壇。築。土。壇。除。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疏。曰。神。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以。禮。神。植。置。於。上。對。三。王。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癘。瘡。疾。策。執。以。祝。之。告。謂。祝。辭。為。贊。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癘。瘡。疾。策。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遘。癘。瘡。疾。策。執。以。祝。之。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且。

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且。日。惟。爾。元。孫。某。遘。癘。瘡。疾。策。執。以。祝。之。告。謂。祝。辭。為。贊。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癘。瘡。疾。策。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遘。癘。瘡。疾。策。執。以。祝。之。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且。

代其之身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疏曰

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

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於天庭為天子

可以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帝之用受

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

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

疾寥侍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乃卜三

龜一習吉習因也三王之啓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言

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子小子新命于

三王惟永終是圖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壇

歸翼明瘳差也。采子曰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

代其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屍以道說得好他解不

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

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且代其

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

三皆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二

帝武王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上帝你不如此且留他在世上

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子

自說多材多藝不是如此蓋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而已。子

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朱子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

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

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

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

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

路不直拒之而已吉以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

私焉語私曰寡君寢疾並走群望晉所望祀山川有加而無瘳今

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

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殛誅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熊

獸各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者三足

鼈也解者云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
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既熊屬又為鼈類
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熊白及鼈為膳斯豈化為二物乎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殷周二代又通在群神之數并見祀
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韓子祀夏郊

晉侯有間間差也。昭公七年左氏傳。國語晉語及
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睢七餘反。四水在楚界。疏曰江經南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哀公六年左氏傳。晉侯有

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
人曰實沈臺駘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

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閼他才反。居于曠林不相能也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夏商疏曰謂之唐人當為陶唐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其季

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疏曰叔虞為晉之祖故言晉侯也由是

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疏曰昧為水官之長。疏曰昧

臺駘金天氏少暉遠裔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廿九年傳
釋例曰脩及熙皆為玄冥未知昧為誰之子或是其子孫也臺

駘能業其官纂昧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障澤

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如尊黃實

守其祀沈音審。四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由是觀之則臺

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薦疫之災於

是乎崇之有水旱之災則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

以其福祥也攢聚也聚草為祭處耳。攢作管反。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

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

年左。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疏曰若非天子之樂則

氏傳。宋人請而荀瑩辭明其非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

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言殷樂為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

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舞家舞也各為大護則傳記有說

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言能覆護下民使其所故名其樂

為大護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

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

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可禱桑荀瑩辭之辭讓荀偃士曰諸

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群公則用諸侯樂。疏曰劉

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曰

引過繆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年

為士鞅吳以引微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具天子舞師題

以旌夏疏曰舞師樂人之帥王陳設樂事者謂舞初入之時舞

卒見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

有所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曰欲奔請禱

焉宋奔走環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

之言自當加晉侯有聞間疾差也。善初賣反。齊侯亦遂疢

齊音戒梁元帝音說又作痲音皆疢失廉反。疏曰後魏之世

掌使李繪聘梁梁人表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比事云齊當痲疢

是說也今人瘡有二日一發亦有類日發者俗人切乎二日一

發久不差者為疫瘡則梁主之言信而有證也是齊侯之瘡初
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亦遂若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
賓問疾者多在齊也先儒舊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說皆為疥遂若初齊後瘳耳

期首基瘳教留 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
反。多在齊 有知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
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噐以辭賓欲殺噐因以辭賓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

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
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

祝史不祈居居勿反。家無猜疑之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
無怨宜天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語去聲。五君文襄

為戎左襄靈為大夫成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
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

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是必鬼神用

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社音

于為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頹邪上下怨疾動作
辟違從欲厭私辟四亦反從子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

輸掠其聚刈魚廢反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
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俊於心其祝史薦

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數所主反。

失妄數美善是之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非虛辭以是必鬼神
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夫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

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徵斂無度宮
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
欲養求不給則應甲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
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

海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
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音具。言疾愈行獵沛澤。昭公二十一年左氏傳

右禱疾

方相氏掌象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
以索室毆疫難乃多反毆起俱反。未昌也昌熊皮者以驚毆疫
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室也。魘音欺。疏曰云時難四時者
案月令唯有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時總言之也
曰夏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
以畢春氣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昂有
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難難陰氣也此月之神所行命方相氏帥百
止其災也王君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天子
乃難以達秋氣及人者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寒害亦將及人所以
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亦隨而此月宿直昴昂畢亦得大陵
而難之王君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上疾疫

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
日歷盡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
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
畢也。疏曰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
已終陰邪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尅水
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熊氏引石日星經云司
命二星在虛北司錄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錄北司中二
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墓四
星在危東南是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也。月令

傳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掌之阼階東階也讎雖古禮而近
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
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夫子居鄉之事。鄉
黨。郊特牲鄉人謁孔子朝服立于阼階存室神
也疏曰更云謁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強鬼也

右難

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曠配之其壇常祀
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艾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
讎止惡氣

大司馬考卷八 卅七

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莖言氣所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葦莖

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葦莖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

殖不失其類有如葦莖焚者交易陰陽代興之義也

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梗更也言

高帝八月被於霸上

文帝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

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

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釐福也賈誼傳受釐皆歸福於朕躬

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

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憚其禮以朱

索連葦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

施之門戶

三月上巳官民皆縈於東流水上曰洗濯袪除去宿垢疾為大縈

縈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

先臘一日大讎讎周論語注謂之逐疫

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

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溷便善驚

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為所却故命有

禮記注云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

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侏子皆赤幘卓製執大鼗漢舊制曰方相

以桃弧棘矢士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穰之譙周

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侏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方相氏黃

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

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止水朝臣會侍中尚書

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黃門令奏

曰依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依子和曰甲作食舄肺胃食虎
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
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臣窮奇騰相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

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勝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捕虺
魅斯猶狂斬委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冷濁女魘於神潢錢夔魘
與罔象陸壑仲而鐵游光注曰魘味山澤之神猶狂惡鬼委蛇大
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魘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
能為害夔魘罔象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
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非
也夔一足越人謂山獾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非
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
名沐腫埋蒼曰獾狂無頭鬼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儻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
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
也車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官司馬關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維水

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
更送至維水九三輩逐鬼投維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

復曰百官官府各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榻葦茨畢執事
聖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一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蟪蛭三千里其
帝法而象之殿除畢因立桃梗於門上畫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
鬼盡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
之時有神荼海鬱櫛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

始受介社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士偶人語桃梗梗令子東國之葦戟
桃木削于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驚牲食臙魅者葦戟
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漢宮各秩曰大將軍三公脯賜

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石
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
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
千次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
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
類形象以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春磔攘久儺非所以祀皇

天也夫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國有大故可祈于南郊

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祀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雉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秘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宣曰舜有拂外無磔雞及魏明帝大脩禳祭儀雖特禳宜之事磔雞宜起於魏知本漢制所以輔郊金又宜魏所除也

晉制每歲朝設葦茱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太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祀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晉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禳洛水之側

東晉元帝詔罷三日弄具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宋省磔禳之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禳祭也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巧飾

增損無常

通典說曰按禳與曲水其義差晉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

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

溝水池西積石為禳堂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

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

蔡邕曰今三月上巳後於水濱蓋由此也九言祓者社也以為析一說三月二日清

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震三

月三日上辰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

為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潔濯謂

之禳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震之說良為虛誕假

有庶人旬內夫其二女何足警彼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

主暨于富商用事伊洛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

洛禳也馬融梁冀西第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蟇吐寫庚辛

之域即曲水之象劉禎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後
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

魏孝文居文明太后喪服衰服太尉不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
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攘扈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
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
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

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被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吉日詣殿
堂貴臣與帥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為下俛子又作方相氏
與窮竒祖明十二獸逐惡鬼於禁中大略如漢制皇帝常服即御
坐王公執事官一品已下從六品以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
西門徧於禁中出殿南門分為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
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俛
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禱衣執皮鞭
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
人為唱師着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物
以為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
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驅牲勾磔之於門酌酒禳
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並見開元禮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為俛子
著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為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有十二
人著赤幘禱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著假面黃金

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為唱帥著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為一隊隊別鼓咬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

所部巫師二人令以下皆服平巾幘袴履州縣雖方相四人執戈

十八縣皆二十人以上方相唱率縣皆二人昔以雜職差之其儀子取

戈鞭今以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先備每門雄雞及無擬于宮城

正門皇城門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為奏塙各於皇城門

外之右方稱其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赴集所具莫器服依次陳

布以待事諸州縣雖則一日之夕所司帥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

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令帥儺者各集

於宮門外諸州縣未辨色所司曰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儀子

備請逐疫訖出命內寺伯六人分引儺者於前長樂門永安門以

次入至左右上閣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諸州縣儺將辨色

執青麾引儺者人無官者外入引道於唱率儀子和曰甲作食殛

佛胃食殛雄相食魅騰簡食不祥覽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

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蟲九使十二

神追惡鬼凶赫汝軀拉汝肝節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

者為糧唱率儀子以下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

以出分詣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廟當中門南向出訖

宰手齋郎鬮牲凶磔之於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酒太祝受

奠之祝史持版於座右跪讀祝文諸州縣儺官者引之遍索諸室

接引出仍鼓譟而大出外分酒為四部各趨四城門出郭而止初

便酌酒脯於西高酒以爵脯而止乃舉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

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陰之神立冬已謝青陽馭節惟神屏除凶

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于太陰之神尚享訖興奠版于席乃

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于太陰之神尚享訖興奠版于席乃

舉牲并酒瘞於埽訖退其內寺伯導引出順天門外止諸州縣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昭告于太伏之神寒往暑來

陰陽之常度惟神以昇延厲謹以酒脯之奠敬祭于神尚享

宋朝之制九水旱災異有所報之禮祈用酒脯醢報如常祀宮廟

以香茶素饌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

仁宗天禧元年以蟪蟲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諸州軍

於公宇設祭

四年四月以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數刻上遣中使詣宮觀

建道場以禳之

仁宗嘉祐元年正月以帝不豫設醮于大慶殿輔臣宿齋于殿庶命近

臣分詣寺觀宿齋一月及遣諸州軍長吏禱嶽瀆諸祠

八年五月輔臣分詣景靈宮郊廟北稷為皇帝祈福仍遣朝臣二

十一人遍禱于五嶽四瀆名山勝迹

英宗治平二年三月詔以彗星見開在京諸寺觀五日放士庶燒

香於玉津園設醮延福宮建道場半月祈禳

哲宗元祐八年以太皇太后遺豫遣官禱在京宮觀寺院祠廟嶽

瀆所在勅長吏就祀又遣近臣設道場于近上宮觀寺院九七晝

夜仍龍散日於中太上宮上清儲祥宮醴泉觀設醮嶽瀆亦就道

場七晝夜

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詔朕惟兩宮北狩之久痛切于中而又

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以見勤誠之意可令入內內侍省差官

一員前去建康府元符萬歲宮修建祈福道場三晝夜務令嚴潔

庶稱朕心

三十一年虜亮渝盟臣察言切謂陛下飭躬修德可勝強暴望差

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汾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朝廷載於祀
典者令州府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於宮觀設位祈禱冀蒙陰
助以速萬金從之

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覩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
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攢宮感格響應昭彰使逆
亮誅夷虜騎遁去兩淮無警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
之禮從之

三十二年八月時孝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者詳酺祭事欲依紹興祀
令蟲蝗為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祭告其祭告之所國
城西北無壇遺乞於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
官并合排辦事並依常時祭告小祀禮例在外州縣無蟲蝗為害
處候得旨令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即依儀式一面差令設位祭告

施行從之

按太常因華禮慶曆四年六月臣僚言天下螟蝗頗為民
物之害乞京師內外並修祭脯詔送禮院詳定禮院稱周
禮族師春秋祭酺音步酺為人物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校
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蠅螟之酺歟人鬼之步
歟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為
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時有蠅螟之酺神又有人鬼
之步神康成未審果從何酺故兩言之歷代書史悉無祭
酺儀式欲准祭馬步儀施行壇在國城西北祭儀禮料並
屬小祠乞差官就馬壇設祭稱為酺神祝文係學士院撰
定若外州者即畧依祭禮是歲儀注先擇便方除地設營
纒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器物等並如小祠上

香幣以白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某州縣是官姓名
敢昭告于醜神蝗蝻荐生害於嘉穀惟神降祐應時消殄
請以清酌制幣嘉薦昭告于神尚享

寧宗嘉定間亦以飛蝗為災行下醜祭

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太上皇帝聖躬違和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

及祀典者所在精虔祈禱又令宰臣以下分詣祈禱天地宗廟社

稷宮觀等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九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告祭上

立君 建都 封國 告宗廟附

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

嗣謙遜自謂德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月朔日也終者堯終帝

堯始祖之廟未詳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言初攝位乃察

所起渾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群神肆遂也類禋

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上帝之常祭非常祀祭告于

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

祭者其祀有六祭法理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六宗尊也所尊

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
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編周禘也群神謂丘陵
墳街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舜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曰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

禹曰枚卜功臣惟言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

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再辭曰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訖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即上篇所記齊七政修群祀朝諸侯等事也

湯既黜夏命告于上天神后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

其簡在天心之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武王克殷厥四月哉生明哉始也始生王來自商至于豐豐文王舊都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

既望朱子曰林曰漢志曰周公攝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肱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

卜則經營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

五日甲寅位成洛水之北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立

郊社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

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大牢也社稷共牢疏曰戊午十五日也禮

告一事之間當有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舉殷家之禮疏曰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猶前篇之庶殷也王

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

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疑予

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謂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

而我則未敢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

作元祀而告之神明矣王氏曰記功蓋若紀于太常藏于盟府之

類也。見洛誥篇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

則大卜所云九國大貞卜大遷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又曰此言

以貞來歲之神號者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案天府職云季冬陳王

屬陳玉陳禮神之王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

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春官。大卜

九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祇高作龜

戊辰王在新邑也洛邑

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歲明月夏之仲冬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

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王賓殺裡咸格王入太室裸王賓異周公

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告曰太室清廟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為

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為

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

命之書皆同在蒸祭日。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

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公奭也肇開戎女武功也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許備治其事

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損絲今女無曰以予小子

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

于文人錫山土田賦也蓋賜自尊也文人先祖之詞言錫爾主瓚拒鬯

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

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大雅江漢詩

瓚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拒鬯一旨

當以錫命告其始祖

平王錫晉文侯拒鬯圭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告其始祖

故賜之命。○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卿士王子

也。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上命冕服七章。上卿逆于境。逆

也。晉侯郊勞。郊迎用辭勞也。館諸宗廟。館舍也。舍於宗。饋九牢。羊

豕為一牢。上公饗餼九牢。設庭燎。燎力召反。庭謂之庭燎。及期命于武

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公受王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用栗。虞主用桑

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也。

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於惠康。故立獻公之主。自

以子繼父之位。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

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也。服鷩

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贊道也。三命以三讓。後就既畢。賓享贈

錢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饗。饗

之禮。饗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

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大宰上卿也。而言者公者兼之。

好。去聲。餐音孫。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

敬。逆於境。晉侯郊勞。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封諸侯

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白虎。古者

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

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

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一獻。醑尸也。舍當為釋。非時而

課。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醑。尸者以一醑尸之前。皆為祭事。

承奉鬼神。未暇冊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行其爵賞。及

賜勞。臣下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群臣。則

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饋注云。王將

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也。○祭統。

漢文帝即皇帝位。于代。入未央宮。還坐前殿。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按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于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之

征伐。未之有改也。漢承秦後。典禮隳廢。以古人所以郊祀

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祠。而未嘗有事天地之禮。高皇帝

平秦滅項諸侯王推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九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不備錄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曰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古者封國必告於廟社而冊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聞太史公三王世家載武帝從大司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二字則亦必有告廟之禮云

光武建武元年即皇帝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俱從末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

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尸為壇於繁陽魏王登受禪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近咸以為天之曆數運終茲世九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王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入外及將士伯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祇承

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上易兆有革兆謹擇元
日與群寮登壇受命爾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告兆
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建安二十六年漢中王即位於成都武擔之內為文曰惟建安二
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文壯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
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
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
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
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
可必不吝祖業不可必久替四海不可必無王率土式望在備一
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
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于漢家永綬四海

晉武帝太始元年冬十二月帝受魏禪設壇於南郊柴燎告類于
上帝

按自魏晉以來之君受禪即帝位皆有燔燎告天之事冊
文大槩稱述天命人心以自負而其實則欺孤弱寡少取
天下而矯誣其詞耳故不復錄

元帝為瑯琊王將即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云或謂宜祭壇拜
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群情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
行廟主今因辭尊號俯順群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
行不知今進璽當云何循答曰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
主初封漢王時群臣共奏上勲德承少即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

可方論導又書曰得曰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耶是父
也至惠帝為七廟至懷德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
刀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循答曰古禮及漢氏之初
皆帝帝異廟即位大事謁于太祖故晉文朝于戎宮漢文謁于高

朝也至光武之後唯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
室魏晉後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末殿恐有事之
日不得備有不告然人不詳大帝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禮惟告
宣帝一廟人意以祖宗非一目大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
斷為

太常問今封建諸王為告廟不若告廟冊與告諸王同異祝文
同不當以竹冊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毓議按尚書洛誥王
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為
冊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請命于王王乃內冊于金滕之
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蕃為冊告廟篆書竹冊執冊以祝訖
藏于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冊告所封之王冊文不同前以言告
廟祝文當竹冊篆書以為告廟冊冊之文即祝辭也舊告封王
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于廟以皆為冊書四時享祀祝文
事訖不藏故但禮稱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王珉議云中

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廟徐邈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禘
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元帝太興元年詔曰當先告廟出使
當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反尊耶震先云武王克商先祭後
郊賀循議告謚南郊不當用牲然先告代祖謚於太廟復有用
牲於禮不正理不應有牲告郊廟皆不用牲牲唯施於祭及禱
耳徐邈又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謚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

哀帝興寧中簡文咸安中告謚並蒼壁制幣告立太子太孫

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
牲亦不展芻養曰既逼不容得備又禮郊牲在滌宮而稷牛
唯具傳曰帝牛不言則卜牲特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謂
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禮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
養二十一日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
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
唯其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

康帝立准禮將改元尚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屬應告廟其

勒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備辦符到奉行博士
 徐禪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
 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
 於父祖事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
 也故君道重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元熙二年為永
 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鑒造于太廟前朝明准不應革易如禪儀
 禪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月日子孝曾孫嗣皇帝諱謹遣使持節
 兼太尉某官某甲敢昭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躬身屬應明
 命為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祗厲夫首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
 之典刑建國之大禮今改元成康八年為建元元年享祖宗之保祐
 膺乾坤之休靈敢薦告事一元大武薊合藩其嘉薦庶羞清滌清
 酌明告于皇祖高祖高皇帝穆皇后張氏尚享告始祖廟等十一
 室同辭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晉禪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受宋禪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梁武帝天監元年四月受齊禪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禮官儀大事通告
七朝事見下篇

陳武帝末定元年十月受梁禪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受魏禪即皇帝位于南郊亦壇柴燎告天

周閔帝元年正月受魏禪即天王位柴燎告天

隋文帝開皇元年二月受周禪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

遣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告天是日告廟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帝受隋禪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命刑

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于南郊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即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群祀祝文曰

維大宋建隆元年歲次庚申正月辛丑朔某日嗣天子臣御名謹

遣某官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皇地祇天命不常惟德是輔神器
太寶猥集眇躬欽眷命而不違勵小心而昭事靈貺下屬群情樂
推今月四日已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大宋)乃改元建隆元年不敢
不告尚享又遣宗正少卿郭晁以即位告(周高祖)(世宗)廟

嘉祐八年

時英宗已即位

翰林學士王珪論告天請謚事言謹按魯子問

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天子稱天以誅之春秋公羊說讀誅制
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真定)皇帝謚其秋始
告天於園丘史臣以為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
上尚書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
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
今擬上先帝之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
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

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神宗)元豐時詳定禮文所言魯子問曰九告必用牲幣無親告祝
之別後世親告之禮不行故學者因有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之文
又謂吉告用牲凶則用幣皆非禮經之制請應親祠告天地宗廟
社稷並依令用牲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極告于昊天上帝冊文曰維靖康二

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嗣天子臣

御名

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金

戎亂華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穹居宗社罔所憑依夷夏罔知
攸主臣

御名

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大元帥之權

唱義旅而先諸將奠清京邑迎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

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臣

御名

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

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

震揚敢不欽承尚祈陰相以中興于宋祚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孝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天地宗

廟社稷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太一宮諸陵紹興兩攢宮

是日皇帝前後殿不視事其奏告行事官差宰執或侍從官內

太廟別廟諸陵差南班宗室節度使以上兩攢宮就差紹興府

南班宗室餘官及致齋降香祝等皆依常奏告之禮其後應奏

告並如例

淳熙十六年二月五日光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天地宗廟社

稷景靈宮諸宮觀諸陵攢宮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寧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如孝光兩朝禮

按國朝會要告禮門總序稱祖宗以來登位則有告祭而所

記累朝排年告祭之禮則惟昌陵受禪創業思陵南京中興

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

下皆無之豈軼其紀耶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故行之而

累朝以諒闇不克行耶又即位之後即親見于宗廟行饗祀

禮亦惟孝光二帝行之累朝則皆以諒闇闕其禮云

告祭下

巡狩 征伐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率乃復五月南巡狩至

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

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朱子曰孟子曰天子

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望

燔柴以祀天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

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

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

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

文獻通考卷八

九

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岱宗東嶽柴祭告天至也假至也
特特牛也祖下及禘皆一牛疏曰謂從始祖下及於禘廟別皆一
牛鄭以經云歸格于藝祖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朝每皆一牛者以告尚
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
五廟則用五特牛一也設用六周用七也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天
牛一武王辟牛一是一各用一牛也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天

子巡守以遷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天子巡守以遷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天子巡守以遷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天子巡守以遷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將出類乎上帝
禮亡。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九
禮而為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
道懸遠以事後出謂之社宜孫炎注曰求其便宜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
言之各隨義立名也。王制。朱子曰郊祀者祭昊天。按人九

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禮之黃金勺前馬之禮。沈直金反。疏曰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
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又
曰王巡守唯至方嶽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為四方爾雅云祭
山川曰瘞縣祭川曰滂。今鄭云以祈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
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解過山川二事言
人職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解過山川二事言

黃金勺者即彼三璋之勺也
黃金勺者即彼三璋之勺也。黃金勺者即彼三璋之勺也。黃金勺者即彼三璋之勺也。

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縑天子以巡守
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縑天子以巡守。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縑天子以巡守。

宗祝以前馬
射食亦反勺上灼反衡音橫。射琰出者也玄謂臯
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瑣皆為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
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
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
川則大祝用事馬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較人飾黃駒。大祝音

三璋之勺形如圭瑣皆為龍口也
三璋之勺形如圭瑣皆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瑣皆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瑣皆為龍口也。

下有盤如圭瑣皆為龍口也
下有盤如圭瑣皆為龍口也。下有盤如圭瑣皆為龍口也。下有盤如圭瑣皆為龍口也。

引大祝職云三過大山川則大祝用
引大祝職云三過大山川則大祝用。引大祝職云三過大山川則大祝用。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柩庚寅我入柩左氏曰鄭伯請釋
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柩庚寅我入柩左氏曰鄭伯請釋。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柩庚寅我入柩左氏曰鄭伯請釋。

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

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少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朝焉鄭栢

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

公別朝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公羊子曰邠者何

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

有湯沐之邑焉邠被命反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

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穀梁子曰許田者魯

朝宿之邑也邠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

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邠許田互見桓公元年

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為兵禱其

禮受命於祖告祖也疏曰前文據告行故曰造乎禰此據以征亡禮受命於祖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

於祖在造受成於學疏曰謂在學謀論兵事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于學以訊馘告訊馘所生獲斷耳者疏曰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感訊言也執其可言問者訊是生者馘是死而

者馘耳

陳氏禮書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

征之地公羊曰甲兵祠兵小宗伯九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

祠肄儀為位肄師九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讀為千百之百於

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培也其神蓋蚩尤

或曰黃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

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逐之車有

司表貉于陳之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

蚩尤為天子或以為度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劔

戰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

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

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
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
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燿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
者不特為禱而已也唐制禡祭為壇壝設瘞塹皇帝齊於行宮
從官齊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而
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
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
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為祭貉之禮誤也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
歸獻于社則前祝疏曰此經六事皆大祝所掌言大師者三出六
軍新行征伐故云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
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祖皆載於齊車云設軍社者此則
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載於齊車云設軍社者此則
祭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云類上帝者非常而祭曰類軍將出類
祭上帝告天將行云國將有事於四望者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

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因停而歸獻捷于社云則
前祝者此經六事皆大祝所掌言大師者三出六軍新行征伐故云
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祖皆
載於齊車云設軍社者此則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載
於齊車云設軍社者此則祭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云類上帝者非
常而祭曰類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將行云國將有事於四望者謂
軍行所過山川造祭

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量音亮或音良軍壘曰
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
涂還市朝而為道也充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
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疏
曰此為出軍之時所為量度之事軍行之所擬停之處皆為壘壁
恐有非常故云軍壁曰壘也先鄭意還市朝而為道不擇州義故
後鄭不從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皆
有以相湊之若然未心聚徒為路出在軍不用命戮於社故將
社之右主而行所居皆有步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泄大
數故職在量人夏官上

卜帥執事泄釁主及軍器大師王出征伐也泄臨也臨大卜出
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下謀是謂參
之謂遷廟之主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
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

曰案小子職云繫邦器及軍器被官繫之而大司馬臨之又曰鄭
知臨大小者案大小云掌龜之八命一曰征云司馬法曰上下下
謀是謂參之者卜在廟又龜有神故云上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

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也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

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善也鄭司農云成濮之戰春
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濮音卜。疏曰云律所以聽軍聲者

大司馬職云彼初出軍時大師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於涉反

執聽至此赴勝司馬執之。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於涉反

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穀也春秋傳
曰秦伯素服郊次師而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

廟與社。殺尸交反。卿許亮反。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

禮云厭冠不入公門以其喪冠反吉吉冠於武上向內繼之喪冠

於武得厭伏之名。固上。肆師九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甸音田。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疏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

又曰云社軍社也。鄭知宗遷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

車故知遷主也。鄭知宗遷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

位疏曰數者禱祠皆頌豫習威儀乃為之故云肆儀也。當習威儀為

之特則小宗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造猶即也

伯為位也。小宗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造猶即也

禮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

山川蓋軍之所依止。疏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上帝造猶即

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

有尋常兆域今戰而祭故須新為壇兆。故云為兆也。云大神社

及方嶽者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嶽

者見小宗伯曰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

方嶽軍旅思險阻軍止則必依山川蓋軍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
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則必依山川蓋軍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
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九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助大司
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疏曰主中有二為社之石主遷
廟木主也。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肆師助大
司馬也。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之禮皆小祝祝者將出軍禱祈有
看官上。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之禮皆小祝祝者將出軍禱祈有

冠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郊祭

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我兵。音祀。令力。呈反。彌依注音救亡

爾反。疏曰玄謂保祀互文者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守故

云郊社皆守而祀之。彌我兵。音祀。令力。呈反。彌依注音救亡

則一是我兵故引小祝彌我兵而解之。春官下
傳是類是禱師祭也。用師出征之祭名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
類于上帝禱於所征。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脰于社。疏曰釋

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大宗伯以
眼瞻之禮親兄弟之國今言受服於社明是祭社之由盛於服
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君
蜃之器以蜃飾因各焉。盛音成。閔公二年左氏傳。

以軍行衽社釁鼓祝奉以從後音弗釁許新反從如字。師出
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於

殺牲以血塗鞶為釁奉奉社主也。鞶步西反。疏曰尚書其
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

者則戮之於社主前行有功則賞于主前親不專也不用命奔北
必載社主行故祝祝官奉主。魯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

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

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則皆反注及下同。齊車金
路。疏曰案齊僕云掌馭金路

也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魯子
也遷廟主行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餘見宗廟篇上

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

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

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館不以醢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
不以醢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

解主命之意故孔子答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

帛皮圭告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

車金路以行每至舍之處先以醢醢奠於祖禰主前以告神

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

又設奠祭既卒歛此幣帛皮圭埋諸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
兩階之間乃後而出蓋此主命故也

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瘞子之正於公族者
也瘞子

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
也行以遷主言禰在

外禰也。疏曰此一節明瘞子從行在軍之事則守於公禰者

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瘞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

公齊車之行主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注曰行主

親之辭。文王世子。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注曰行主

君父之象。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反。明

告。天問。樂百姓有何罪而加罪乎。疏曰孔安國予小子夙夜
注論語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湯誥予小子夙夜

土所過名山大川疏曰禮天子出征必類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

土社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大川華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地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

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節以謙辭也稱曾孫

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

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訕噴禱祖亦予小子既獲仁人敢

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籍上祖莫享之意徒亂路也華夏蠻貊

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也肆于東征綏

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來章日華大國曰夏及命肆于東征綏

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

其絲帛奉迎道次明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

我周王為之除害我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武惟一月主

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于征伐商疏曰此歷叙伐紂往反祀朝

一月主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午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月是壬辰

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辛卯朔其二月是壬辰

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秦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

津秦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役

紂物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

申朔四月巳丑朔願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

日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巳祀于周廟四月告成功史叙

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牲伐四月告成功史叙

其事見其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

功成之次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

此生明而魄死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丁未

明生互言也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越三日庚戌柴

也邦國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望大告武成祖後郊自近始武成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疏曰既事而退者既

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遂率天下

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也之館室以告行也

諸侯執豆籩遂奔走疏曰遂奔走疾也追王大王曹父王季

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追王于况反曹丁但反父音甫禮記大

傳。莊公八年春三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廟欲說

尊嚴之處使之威畏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朝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為蒐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郎知治兵為圍郎也左氏曰治兵于廟

禮也。公及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

杜不敬服市軫反。服宜社之肉也盛以劉子曰吾聞之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肉。盡津忍戎有受服神之

大節也交神之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

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天地中和之氣以

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辨故孝經說

云命者人所稟受是也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王

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雙玉曰鼓環齊棄好皆

盟陵虜神主神主民也謂數魯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

臣者明上有天子以其宮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苟捷有功

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惟爾有神裁之沈玉

而濟襄公十八年左氏傳晉伐鄭救子救鄭遇於鄆陵楚子登巢車以

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疏曰說文云轅車高車加巢以子重

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

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爰卜於先君也爰敬徹幕矣

曰將發命也甚詔且壘上矣曰將塞井夷夷平電而為行也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疏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

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

戰禱也禱請於鬼神成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

士輿視縛手於後難見其面以璧為費手楚子問諸逢伯楚大

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壁而後

之時被除謂之禮。疏曰周禮文巫掌歲焚其禴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禧公六年。鄭子展子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

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相子賂以宗器陳侯

免擁社御魚呂反免音問擁於勇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

於朝纍自因繫子展執紼而見。紼陟立反見賢再拜稽首承飲

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入數俸而出也。數所主反。子美子產

歸祝校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陳被除也節兵符

官脩其所職以定之乃還也。疏曰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為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察闕民人分

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廻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

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已之官屬楚子敗晉師于

邲潘黨曰君盍築武庫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觀古亂反積尸封

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

有京觀以懲淫慝鯢五弓反。鯨鯢大魚名今罪無所而民皆

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

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與。宣公十有二年左氏傳

孔叢子問軍禮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

孟秋賞軍帥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

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

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

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

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

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

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九行主

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天子命將出征親繫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蜚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上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及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卒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巴克敵使擇吉日復禡于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

以告克者不頻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公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禡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禡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群吏用備樂享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各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大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

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陳去

君立大廟之庭祝史立千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

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

于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漢高祖起兵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饗鼓

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將軍霍去病伐匈奴至幕北圍單于

斬獲首虜七萬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為

元鼎五年帝為伐南越告禱於太二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

以象太一三皇為太一鑿旗注見祭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

以指所伐國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

祠用脯二束酒六斗盞一升涉渭灑涇洛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

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

滿百里者不沉**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

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為薦廩

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

賜武官武官隸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勅俱劉兵官皆

隸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

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

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為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

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一月都講今

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

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

令進退

按者天子之巡狩也出則類祭反則告至其征伐也出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于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自漢而後則無聞焉惟巡狩所至則祠其名山大川而講武之祭則只於平時教閱之際行之至於征伐則亦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魏文帝黃初元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

梁武帝時禮官司馬筠議自今大事通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冠賊平蕩築宮立闕纂戎戎嚴解合十一條則通告七廟講武修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款化貢方物諸公王以愆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于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豐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嶽鎮海瀆源川等乃為次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于坎又軟血軟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牢及祈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角戰所卜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設柴於長地為壇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護之音禮畢徹牲柴燎之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賞用命戰于祖引功臣入旗門即神庭而授版焉又罰不用命于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訖擇日行飲至禮文物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一 郊社考
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用朔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
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嶽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
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之將發軔則軼祭其
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為山象設埋埽有司剝羊陳俎豆駕將至
委奠幣脯醢加羊於軼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埽駕至太僕
祭兩軼及軼前乃飲授爵遂轅軼上而行

開皇八年以伐陳有事於太廟帝親饒將士陳師誓衆九年四月
帝幸驪山親勞旋師諸軍凱入獻俘于太廟

煬帝大業七年征遼東亦行類帝宜社之禮

唐武德元年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俘于太廟

二年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于太廟

四年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寶璽
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于太廟

貞觀四年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于太廟

總章元年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以下獻俘
于昭陵乃備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獻于太廟

以後征四夷討叛臣有功皆獻俘太廟

儀鳳二年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太
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
祥瑞二月然後告于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觀以來
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四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征潞州出宮日請
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城闕外較祭用羝羊一所過州府河橋及

名山大川帝王名臣陵廟去路十里內者各令本州以香祭告從之六月平澤潞及車駕還宮皆遣官奏告天地太廟社稷仍祭夜廟太山廟城隍廟

其年十月征揚州及太平興國四年征河東並用此禮

古者天子巡狩出征有親告宗廟之禮宋朝因之故幸西京封泰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皇帝行郊祀及每歲祈穀上帝祀感生帝雩祭祀方丘明堂大饗祭神州地祇祀圜丘並遣官告祖宗配侑之意他大事自祖宗以來登位改名上尊號改元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納降獻俘親征籍田朝陵肆赦河平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皆遣官奏告天地宗廟諸陵及告社稷嶽瀆山川宮觀在京十里內神祠其儀用犧樽豆籩各一實以酒脯醢宮觀以素饌時菓祀版幣帛行一獻禮

乾德三年太常禮院言孟昶到闕日請差官奏告太廟社稷從之開寶四年平廣南劉鋹赴闕奏告如孟昶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詔遣直史館石熙古還上都以平晉告宗廟七月劉繼元至命宰臣薛居正攝太尉行告廟禮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引繼元及偽命官以獻

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北征請出宮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於園丘其禮特牲太廟太社太稷壇用太牢望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於四郊磔風於風伯壇祀兩師於本壇禱馬於馬祖壇祭蚩尤及禡牙於地郊並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蘇蜜餅果從之仍遣內侍一人監祭咸平六年車駕北征亦用此例

真宗景德元年上封事者言按開元禮儀鑑云車駕行幸路次有

名山大川去三十里內則祭之名臣十里內則祭之今朝陸有期
緣州縣所記山川祠宇各多爲俗望委禮官先檢詳事跡以聞可
下太常禮院禮院言同開封府孟鄭州所供山川神祠除京城神
祠舊係祀典者今約定祠宇請下逐州差官依禮致祭從之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熙河路經畧總管司擒西蕃大酋領鬼章以
獻詔差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告求裕陵

高宗紹興六年八月太常寺言車駕巡幸建康進發前二日遣官
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應臨安府載在祀典神祇出國城日較祭用
羝羊祝文并致祭沿路橋梁十里內神祠名山大川從之

三十一年詔**金**人敗盟朝廷興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令太常
寺條具

尋具到合奏告天地社稷九宮貴神五福十神太乙差宰執宗
廟差親王諸陵墳宮差宗室節度使及正佐以上行奏告禮及
遣官祭告蚩尤馬祖北方天王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并令招討
使行禡祭之禮並從之

寧宗開禧二年五月以興師北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九宮
貴神五嶽四瀆風伯雨師北方天王馬祖蚩尤
二年三月吳曦叛逆就誅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雜祠淫祠

太宗伯以鬲辜祭四方百物鬲乎逼反。注疏見四方禮。春官

條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其舞佾舞者兵謂干戚也。佾列五采

執疏曰云鼓兵舞佾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佾舞

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佾用佾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

川者舞兵舞近社稷者舞佾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干戚

者見禮記云干戚之舞祭統又用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知

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樂今以曉古故知之也。地官

一獻質謂祭群小祀也。疏曰祭群小 一獻執一獻祭群小

禮器。王祭群小祀則玄冕群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玄

衣繡裳。疏曰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周立壽星祠于章以玄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周下社亳亳湯所都齊陰亳縣師古曰社即時奉焉又立社主祠因

宣王殺社伯射王故周人尊其鬼以歲時奉祠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降於下也言自上而下有聲像以接人也莘號

地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名在掌爵祿廢曰是何故固有

之乎故事也固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表正齊一也精潔

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其惠足以同其民人

也神享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

之將亡其君貪冒群邪淫泆荒怠倉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

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若馨香不上聞於加謀無罪曰誣

百姓攜貳携離貳心也明神不蠲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民神怨痛無

所依懷懷歸也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是以或見

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

也其亡也回祿信於聆回祿火神再宿為商之興也禱抗次於丕

山禱抗也回祿信於聆聆聆地名也商之興也禱抗次於丕

鷲鷲鳴於岐山三君云鷲鷲鳳之別名也詩云鳳其衰也社伯射

王於高鄆鄆京也社國伯爵唐氏之後也春秋曰宣王殺社伯而

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康王之昭實有爽德

協於丹朱爽二也協合也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

實維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以丹朱丹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

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言神一也依憑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

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言神在號王曰然則何為何為曰臣聞

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淫而得神是為貪禍以貪取今號少

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

祭盛往獻焉大宰王卿也掌祭禮之式玉帛之事祝太祀也掌祈

不飲汝帥之以牲也無有祈也祈禮也無有祈王曰號其幾何對

曰昔堯臨民以五五五年今其宵見宵後也謂神之見也不過其

物也傳氏狸姓也奉犧牲玉鬯牲獻焉玉鬯酒之主長尺二寸內

史過從之號從太宰而往也內史不掌號公亦使祝史請事焉

祝史號之祝祝應史器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

神必禍之禋祀不親於民而求用焉必違之用其精意以享

禋也享獻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

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惠王十九年魯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中止於郿衍

乃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質如石

倉之北阪阪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

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雉雉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鳴師占曰殷殷

之亂也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鷄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

寶祠臣齊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

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兔不知名率以獻之逢二

童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雉者王得雉者霸陳倉人乃逐二

童子化為雌雉上陳倉北阪為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雌者飛

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

始皇既併天下東游海上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見山門而雍又有

日月參辰諸祠見祭又有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

皆淫祠也未聞其義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

天神豐錫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五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

天神豐錫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

天神豐錫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

天神豐錫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

管廟祠亦有社主社主故周之石將軍即社伯其在秦中最小鬼七神也鬼雖小而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先景動人民唯陳寶

漢高祖初起兵徇沛為沛公祀蚩尤繫鼓旗

二年東擊項籍入關立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

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下詔曰吾甚

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

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扮榆社常以特春以羊彘

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天

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

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神也雲中君

神也炊謂秦巫祠社立巫保族繫之屬社主也巫保族繫二神各

進力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

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九天巫祀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

其先常施設糜鬻者也九天巫祀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

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

也其說見唯南子一說云東方曼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

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疆死

成帝特匡各有時日武帝七年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磽氏館磽音斯神君長陵女子以

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產乳而死也兄弟妻謂先後古謂姊宛若

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武

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亳人謬忌葵祠太一方置壽宮神君見祀星門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

以春鮮祠祠黃帝用一象破鏡見祀前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

牡馬黍一臯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寵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廼拜少翁為文成將軍

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廼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火日駕車辟惡死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

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見誅

元封元年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

云是歲旱天子既出而無名廼禱萬里沙萬里沙神祠也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湛祠而去湛讀作沉謂沉祭其於水中也

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

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天帝之神而以雞卜持雞骨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

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丁夫人其先丁都侯夫人其後以詛軍為功丁姓夫人名也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諸所興祠如薄忌泰一及三一真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皆祠名以歲時致禮九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九山他

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具祠名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生他祠皆如故

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之也師古曰非也必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耳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瓜上為立祠又以方士言為隨侯劍

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

戶山於下密師古曰即墨下密祠天封宛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

井祠火從地中有又立歲星辰星太白星熒惑南斗祠於長安

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蓬山石鼓於臨胸師

曰臨胸齊郡縣也胸音幼之果山於睡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應

地理志蓬山作蓬山也睡音不夜黃縣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

音屬東萊師古曰睡音不夜黃縣反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

琅邪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

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

神本匈奴之祠也休屠音許蚪反屠音除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九

四祠於霄施霄施上郡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金形似馬可

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漢舊儀祭先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畦畦如種菜畦畦中

各一土封祭西王母於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長奉祠祠已胙

皆壅理餘祭具而去

成帝時丞相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厨官給祠郡

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九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

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復我目

庸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

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

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

黃帝真羊馬行泰一隼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

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果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

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

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

師古曰本待詔謂方藥本草而待詔者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

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按時中樹木十圍以上

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

之家也種祠繼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

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

禮敬勅備勅整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

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

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雥直當也息止也當祠每

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報神之來

反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

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

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

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

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

之後上以無繼嗣今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及雍

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

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

太中大夫谷永說上曰臣聞名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

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

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

不終之藥違興輕舉遣古遙字遠也興舉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

反從下照故其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成上有所謂

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

也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

變化可鑄師古曰或說非也堅冰淖溺水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謂治

金令可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

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感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

正義也非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求之盪盪如

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若周史

長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

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

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

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

翁公孫卿藥大等皆以仙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

貴非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象震動海內象

元鼎元豐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瞑目挖擊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

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

淵玉文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轅陽侯

坐使家丞上印綬宗學山免官轅音遠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三謂三皇

散財享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糜有毫釐之驗

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各語之

以繁誠若多其容儀而不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

類母今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致堂胡氏曰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禘于群神群

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矣林麓丘

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

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

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

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

載于秩典者其皆有功德華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
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
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
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
見率意建立逮于季世九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
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
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為漢賢大夫豈求衡所敢
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祕書其所舊習今茲種祠之
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臣跡
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為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
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恠罔以非類以求諂
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乎又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
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二萬七千祠云

王莽末年崇鬼神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
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迺以雞當鷩鴈犬當麋鹿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
秦以來訖于王莽與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
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群祀宜享
祀者

漢帝延平元年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

本紀注云東觀記曰
鄧太后性不好淫祠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又
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為壇飾淳金鉞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延熹八年壞郡國諸房祀

本記表紀云壞諸淫祀祠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刻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盥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黷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祿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穰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五嶽祠曰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

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為簡闕今元

愍已穢宜修舊典

詳見祭山川門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絕孝建初更脩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循復明年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群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後魏自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太武時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重複及小神悉罷之

孝文時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頭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群品而成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明正

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令有司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脯

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易先常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辰辰今圓立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等明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每以正月吉日於庭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至(孝文)詔曰禮之自外至者無王不正此既無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探冊之祭可悉罷之

(北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祠此風逮(唐)不絕

(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

(唐武后)時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玄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二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為龍池樂章十首又詔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

十八年有龍見于興慶池因祀而見也勅太常卿韋縉草祭儀縉奏曰臣謹按周禮以鬻辜祭四方百物祭法曰能出雲為風雨者皆曰神龍者四靈之畜亦百物能為雲雨亦曰神也禮有公食大夫饗之文即生曰食亦曰饗矣其饗之日合用仲春之月易曰震為龍震者東方春用事於二月也饗之法請用二月有司筮日池旁設壇官致齋設籩豆如祭兩師之儀以龍致雨也其牲用少牢樂用鼓鍾奏姑洗歌南呂鄭玄云風師兩師及小祀用此樂凡六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禮考
變者三變而致麟物令享龍亦請三變舞用較舞樽用散酒以一
獻周禮曰凡祭群小祀用之也詔從之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修崇靈路請於昭
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天地三婆父皇道君太古
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灑掃宮戶一百人又於縣之南
義扶谷故湫置祠堂並許之昭應縣令梁鎮上疏其略曰天地娑
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建祖宗之廟
必上天貽向背之責又夫湫者龍之窟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蟻
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在
何必崇飾祠宇豐潔薦奠其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已建
宮觀祠廟時設齋醮享祀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更為
天地建立宗廟臣並請傳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既先各

有廟望並於本祠依禮齋祭制曰可宋京城東舊有五龍即唐開
元中因興慶宮池設壇常以仲春祭之宋因唐禮行其祀用中祠
禮太中祥符元年詔飾神帳又城西南隅有九龍堂四年賜名普
濟堂皇祐三年葺其廟訛傳池水能愈疾都人日赴不可勝計乃
塞其池

德安公廟在京城北作坊即夷門山神也景德中葺其廟加封爵
令開封府春秋設祭崔府君廟在京城北相傳唐溢陽令設為神
主幽冥事廟在磁州淳化初民有於此置廟後詔修廟宇賜名護
國廟及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令開封府遣官致
祭後封護國顯應公

要冊湫在寧州真寧縣案舊記古有五池今四竭一在山之半周
一百六十步環注不益凡歲旱祈禱無不應後人立祠其旁乾符

三年封應聖侯光化二年進封普濟王太宗在普邨嘗有神告事具符瑞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詔曰要冊敝神普濟王宅于水府幽贊上玄功烈顯著嚴祀有常宜加崇號以表靈休特改封顯聖王增飾祠宇春秋奉祀仍立碑以紀其事雍熙二年令有司改造禮衣冠劍及祭器端拱二年冬旱祈雪即日大雨雪遣使送銀香爐等天禧二年夏乾州旱取湫水禱雨詔本州祭醮鎮戎軍有朝那湫即秦漢湫淵祠也是歲四月賜廟名靈澤靈顯王廟在鄭州城東僕射陂側是陂本後魏賜僕射李冲唐末建廟因陂為名俗傳李靖神也後唐天成二年冊贈靖為太保晉加號靈顯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臨幸因遣內侍葺祠宇每歲春秋二祀景德元年遣使增修二年又修後殿四年車駕朝陵命入內都知石知顯致祭祀汾陰親幸登東北亭觀陂

顯靈廟在安陵東北舊有蛇王祠景德四年賜名太中祥符四年朝陵遣官以中祠例致祭昭聖靈惠二廟並在河南永安縣界先是陵域附山而高常苦之水景德中朝陵車駕至則泉源瀆涌濟用無闕詔封泉神為昭應公廟曰昭聖大中祥符四年再朝陵遣官致祭以中祠禮時祀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議導排徊泉緣山麓入邑中明年三陵副使江守訓立廟泉側賜名靈惠

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東封先營頗置泉忽湍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遣使礮石為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上為作記炳靈公廟在泰山下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為威雄將軍太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令兗州增葺祠宇經度制

置使王欽若自言嘗夢覩神又於廟北墀建亭名曰靈感

三水府神者為唐保大中封馬當上水府為廣祐寧江王采石中

水府為濟遠定江王金山下水府為靈肅鎮江王大中祥符二年

八月詔改封上水府為福善安江王中水府為順聖平江王下水

府為昭信泰江王令江太平潤州遣官祭告

杭州吳山廟即濤神也太中祥符五年夏江濤毀岸遣內侍白崇

慶致祭濤勢驟息五月詔封神為英烈王又令本州每春秋二仲

就廟建道場三晝夜及以素饌祠神

明應公廟在潤州焦山大中祥符七年上以京江多覆溺之患是

山在江中近海門禱祈有應詔封山神以公爵仍製文告之刻石

廟中
廣惠王廟宣州昭亭山神也唐景福中封昭威侯為唐保大中加

為王景德元年正月知州裴莊表言靈應請加朝命詔封焉

廣濟王廟秦蜀守李冰祠也偽蜀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聞

寶五年詔修廟七年改號廣濟王歲一祀

英顯王廟在劔州即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

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為亂官軍進討

忽有人登梯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你

輩悉當夷滅賊射之倏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詔

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

靈濟公廟在梓州射洪縣白崖山下唐中書舍人陸弼貶涪州刺

史卒葬山側土人立廟水旱禱之必應偽蜀封洪濟王大中祥符

六年詔封公號

鄭亭廟在南康軍鄭亭湖上能使行舟分風上下先是江中有蛟

為害東晉旌陽令許遜斬之小蛟逸去後頗為害行舟多覆溺者
大中祥符三年內侍趙履信奉使過滄湖有龍長十餘丈自空而
下須臾暴雨因焚香祝之翌日龍自湖中復乘雲而上又有木筏
過湖忽有臣蟒登筏筏遂沉俗言即廟神也遂詔官吏祭蛟又改
蛇山為吳山立廟山側下即其穴六年十月上作戒蛟文遣中使
賫往刻石仍致祭自是頗有靈應

祠山廟在廣德軍土人言其靈應遠近多以耕牛為獻偽唐以來
聽鄉民租賃每一牛歲輸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以絹悉入官
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完葺祠宇上曰此載在祀典當官
為崇節因詔本軍葺之

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為
應元保運真君蜀州青城山丈人觀九天丈人為儲福定命真君

太常寺言博士王古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
是廟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婦
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神仙封號初
真人次真君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哲宗元祐三年廣南經畧司言儂寇之亂康州趙師旦封州曹觀
邕州蘇緘戰死請為立祠載祀典從之

紹聖二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祠廟畧叙本末如
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封皮場土地廟神為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
昭惠王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
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

之上外築垣環之各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黃祭以土王日
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阜
東北曰牡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阜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
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
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
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
立冬幣用阜八鼎皆為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鼐之宮
立大角鼎星之祠

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中置殿曰神靈
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祀周成王及
周公且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祀唐李良及隱士嘉成侯魏漢律
又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黃帝依感生帝神州地祇

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祝文依祀聖祖稱嗣皇帝臣各其成
功持盈二殿禮用中祠幣各用白昭應堂禮用小祀並以素饌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
方士之說鑄鼎而各以其方色祭之則不知司鼎者何神
歟至於因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帝因貢金九牧之說而
祀夏后因定鼎郊鄆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三數聖賢
之所以當祀者固不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
之方士耳亦尸而祝之俾侑食於聖賢褻慢不經甚矣

四年封英靈順濟龍王為靈順昭應安濟王

詳定九域圖志所言郡邑祠廟多出流俗一時建置初非有功烈
於民者請申敕禮官纂修祀典頒之天下以倣先王之命祀與圖
志實相表裏從之

尋令禮部太常寺修祀典已賜爵及曾封爵者為一等功德顯著無封額者為一等若民俗所建祠無功德為一等各係上尚書省參詳可否若兩處廟號不同者取一高爵為定從之

八月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靈澤王

政和元年詔開封府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凡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欽宗靖康元年詔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加號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三聖廟靈威公進封威成王靈佑公進封威烈王靈顯公進封威惠王

高宗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楠等言自來神祠加賜廟額及封王公侯爵等給降勅告自有定式昨自渡江後來神祠加封合給告者止命詞給勅切恐未稱褒崇之意大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詔神祠封王侯真人真君婦人封妃夫人者並給告賜額降勅欲乞自今後每遇神祠封王公侯真人真君婦人之神封妃夫人者並乞命詞給告其道釋封大師塔額神祠賜廟額及封將軍並乞依舊降勅從之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將作監王簿孫祖壽言聖王之制祭祀非忠勞于國功德及民者不與祀典間者禁止淫祠不為不至而愚民無知至於殺人以祭巫鬼篤信不疑湖廣鼓吹自昔為甚近歲此風又寢行於他路往往陰遣其徒越境千里營致生人以販奴婢為名每至歲閏屠害益繁雖異姓至親亦不遑恤今浙東又有殺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殺人而祭盜井者守令不嚴禁之生人實被其害今歲閏在季冬良民罹其非橫者必多若不早為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文獻通考
之所則弗及矣欲望申嚴法令戒飭監司州官之吏治之縱之明
示賞罰增入考課令格加之鄉保連坐誥誡禁止期於革心毀撤
巫鬼淫祠從之

